

明清經濟史綱

病

榻

遺

言

高拱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賢 識 錄（及其他一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病
榻
遺
言

此 據 紀 錄 彙 編 本
影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
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鍾百官入班
臣拱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
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
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

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
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
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
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
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
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柰東宮小裡
連語數次一語一頃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
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

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
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

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
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
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
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
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後
事下此二句聽不真
意是豫脩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
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
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畱公出形跡
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畱吾爲 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
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卽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
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
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
闕內臣房有 召卽至有傳示卽以 上對舉足便
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統西闕內臣房宿
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卽入候起居日數次
明日亦如之旣傳 聖體稍安臣卽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
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

在內不敢去卽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

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

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

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

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

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
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
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
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
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
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
宗公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
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
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
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蓋拱見得居

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
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
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
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
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
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
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
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
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
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
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
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
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
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
莫取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
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
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
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

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荅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

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主上威
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先皇之既崩欺今上
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
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先帝有知必然監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
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旨寫與保瞞皇
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卽以爲聖
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
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上意我
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

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

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未樂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盖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魍魎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脩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頓異徃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